京江張文貞公年譜

PL
2705
A554
1901
v.13

康熙朝吾邑張文貞公繇詞臣受
聖祖知遇洊擢綸扉爲太平宰相二十餘年出入帷
闥謹慎小心相業之純懿與李文定王文靖陳文貞
諸公後先輝映康雍之間一門貴盛乾隆初公孫适
爲近畿方伯所居毘陵青山莊擅水木之勝雍乾老
輩集中多有題詠其後有爲守令者有爲曹司者多
著政績有聞于時咸豐中七世孫錫庚以侍郎視學
浙中殉粵寇之難

予諡文貞祖孫同諡前此未有相公遺澤下及雲礽烏虖盛矣兵燹以後鄉邦文獻日益衰歇過里中故老叩公之立朝梗概多不深悉夫一邑之中積二百餘年之久僅得一偉人而鄉里後進竟不能畧道其生平此亦事之深可怪者因不揣固陋取

四庫所訂松蔭堂集及史傳行述參合而互證之輯爲年譜一卷方公爲學士時諸臣章奏有重大者

聖祖卽引與參決洎入政府倚畀益隆前後五十餘

年君臣之間有如家人父子觀
聖祖待公之厚知公之所以仰贊
高深必有爲史臣所不及載家人所不能知者則是
編所輯猶髣髴公之萬一而已鄉後學丁傳靖謹序

張文貞公年譜

鄉後學丁傳靖編輯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六月二十六日辰時公生

公諱玉書字素存號潤浦案公行述及家乘皆不言公號潤浦此據吳修

國朝名人尺牘小傳始祖善甫元至正間自中州遷居鎮江之丹徒遂爲縣人仲子德明建文時以右軍都督府斷事犒師東昌遇燕兵被執不屈死高祖洨曾祖栢明萬歷間出粟振饑議敘布政司經歷祖鳳

儀明諸生七舉鄉飲大賓娶九徵字公選號湘曉
順治乙酉江南解元丁亥進士歷官行人司行人
吏部文選司主事考功司員外河南提學僉事薦
舉博學鴻詞崇祀河南名宦祠著有艾衲亭稿閩
遊草文陛堂文稿毋何氏生子六公其次也

十六年癸未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三歲

二年乙酉四歲

公受湘曉公領解首時年二十九

案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時初經喪亂人多廢學科舉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博大雅爲一代模楷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之

弟玉禾生字實存廩貢生後官行人司司正

三年丙戌五歲

四年丁亥六歲

湘曉公舉進士

五年戊子七歲

湘曉公授行人司行人頒詔福建

六年己丑八歲

按行述公自幼穎悟絕人甫入家塾尺寸不苟嶷然如山岳識者知爲廟堂器也　江右熊先生公句讀師也善李虛中術知公大貴以乳下孫爲屬而請命之名後四十年其孫至京口公

一見呼其乳名曰若郎某耶厚贈之以去人皆服公善記事而益歎古道之過人遠也

七年庚寅九歲

湘曉公奉命至闕里宣衍聖公

八年辛卯十歲

弟仕可生字愓存康熙丙辰進士後官湖南兵備道

九年壬辰十一歲

應童子試入縣庠第一

按行述學使者灤州石公申以益者與命題公援筆立就石公大奇之據案疾讀曰十一歲童子已盡得先輩三昧眞千里駒也抱置膝上嗟賞不已刻試卷以行士子爭相傳誦

湘曉公考選吏部文選司主事旋晉員外郎

按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公熟諳掌故人其驚異郎中宋某曰張君爲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

弟恕可生字韋存康熙戊辰進士後官杭州知府

按渊故恕可官戶部員外時澤州陳文貞公曰張司官才品非以相公介弟重也時共新城商推風雅尤痛絕竿牘羣以爲眞淸郎也

十年癸未十二歲

湘曉公晉驗封司郎中又調考功司郎中　弟與可生字端存廪貢生後官國子監學正

十一年甲午十三歲

兄玉裁充拔貢是年鄉試中副車玉裁字禮存長公六歲丁未進士後官國史院編修　按荻汀錄禮存入成均益都馮公爲大司成驚曰今之子瞻非僅以文章名世者

十二年乙未十四歲

湘曉公分校會試尋乞養歸里　八月祖鳳儀公卒

十三年丙申十五歲

十四年丁酉十六歲

舉江南鄉試　兄玉裁中副車
按主試遂安方猶仁和錢開宗首題貧而無諂
一章次忠信重祿四句三以不忍人之心二句
行述房考節推田先生極重典公倡捐槀金
歸其家累千三原子若孫來必有所贈甚至典
衣裘以賙之　按是科江南主司房考以科場
事伏法者十餘人中有田俊民者當即行述所
稱節推田先生是也

十五年戊戌十七歲

覆試列上選

按行述會有摘科場事者　章皇帝召試

中式舉子試之于廷　拔公詩若文置上

卷初計偕與同年夏公沅僦車以北僉謂試題

必備眾體夏公就逆旅發篋讀書不少休公恆

拱手危坐曰文體殆數十種旬月間可盡讀耶

吾輩少年書生驟覲　至尊恐或惶懼惟

嘗預養此心庶臨事不擾耳及試果異等　戴璐石鼓齋雜錄　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鋃鐺下獄吳漢槎兆騫本名士戰慄不能握筆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按當作十七從容抒寫而出公輔氣度固自不凡按公覆試文即所傳不患無位一節題也

十六年己亥十八歲

海寇犯鎮江湘曉公與笪侍御重光嬰城守禦按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知府戴可進嗇異志

語城下曰衆皆欲降獨某某不從耳公與笪開
之急趨下城而門牡已啟公微服出城東門日
暮得一艇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
合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趨督撫嚴兵堵賊
未幾賊敗果如公言始賊入城焚掠公舍時封
公柩在堂火將及回燄不爇如有神護
秋遊延陵見公集跋燕文貴草堂圖
十七年庚子十九歲

兄玉裁中副車

十八年辛丑三十歲

舉會試第五名總裁大名成克鞏曲沃衛周祚房考田諾未號西藪首題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次夫子之文章一章三易其田疇薄其稅斂二節

授庶吉士

按行述總裁大名成公即湘曉公乙酉座主引嫌遠跡榜前未嘗一至其門成公謂所親曰此年少不惟文章其風節當不愧古人矣初入禁

林卽杜門郤掃一切外事不與晨夕課書往往
迄丙夜少宰北海孫公嘗語湘曉公曰次公他
日必爲宰相請其故曰吾召客會天雨已而客
罷去客坐處足蹟多散亂惟次公雙趺宛然此
必貴而壽無疑也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一歲

二年癸卯二十二歲

湘曉公補稽勳司郎中又調文選司

三年甲辰二十三歲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湘曉公授河南按察司僉事出視學政

四年乙巳二十四歲

子逸少生字天門康熙甲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五年丙午二十五歲

秋典浙江鄉試

按行述典浙江鄉試所舉多知名士海内翕然

有公明之論　又湘曉公於前明實錄邸鈔家傳野史皆可背誦公少卽濡染丙午浙闈策問卽舉明三案以試士　是科浙江副主司爲潛江劉廣國榜首餘姚徐景范

湘曉公迄病歸里　兒玉裁舉京兆試

按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河南兵荒後文治日衰公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爲百年未有黜中牟潘岳祀典祀鐵鉉于鄧州事竣考

核爲天下第一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撫
臣疏舉卓異　詔賜蟒衣部議需次超遷
而公已誓墓不欲出矣
六年丁未二十六歲
奉勅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兒玉裁成進士一甲二名及第
按熙朝新語玉裁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
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

子思默生 字處沖康熙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

七年戊申二十七歲

八年己酉二十八歲

充順天武鄉試主考 策問存集中

九年庚戌二十九歲

兄玉裁分校會試

十年辛亥三十歲

七月兄玉裁卒

十一年壬子三十一歲

弟仕可舉京兆試

十二年癸丑三十二歲

十三年甲寅三十三歲

十四年己卯三十四歲

十五年丙辰三十五歲

遷國子監司業轉侍講歷左右庶子

按轉侍講與習庶子疑非一年事　國史及家

傳旨繫是年存之俟考

充日講起居注官

按行述是時　皇上銳意文治愼簡講僚

特　命公與崑山葉文敏公常川進講一

日公進講書經呂刑至王曰嗚呼念之哉一節

公因奏漢書謂因在獄中飢寒而死曰瘐從來

大獄既興株連者衆淹滯不決動經歲時囚之

不死於法而死於飢寒者多矣夫匹夫匹婦亦

足上干天和聽獄者所當深念也　上爲
首肯至再一日進講易噬嗑利用獄公因講章
內有三宥之法於是疏解周禮三宥之義復言
盛世不輕赦故春秋于肆大眚則譏之後如管
仲之治齊諸葛之治蜀皆以慎毋赦爲言其經
所謂赦過宥罪者爲其罪有可原因而赦免非
一概寬釋以示恩也至于定獄之時原情察理
斟酌至當一歸于罪疑惟輕則隨時隨事赦免

已多又豈待頒行大赦然後謂之赦乎講畢
上稱善曰所講赦過一節極當乎理又進
講易剝卦不利有攸往公因疏解內言漢唐黨
錮之事乃言東漢時黨錮最甚而其時如郭泰
徐穉輩皆能高蹈遠引不與其禍唐之黨始于
牛李而其時如白居易輩亦不與其黨此所謂
超然塵壒之外者也就黨人而論東漢時以名
譽相高節義相尚其人本皆君子止因意氣太

過不能容人所以人皆嫉之至唐之黨人專以
權位相軋勢利相傾其品亦皆君子故其禍中
于國家者甚烈　上爲之傾聽其餘因事
納忠敷陳愷切如此類者不可悉記公由此浸
受知矣
弟仕可成進士　十月元配吳夫人卒
按夫人桐城吳庶常定嗣女來歸未詳何年
行述載有勸公續配者公不應吳夫人母劉念

公壯年失偶買一婢送京邸侍巾櫛先使人白
其故公對使執不可淚隨語下使者仍送婢還
其後數十年獨處一室終身無姬侍士大夫聞
公之風者莫不感慕增伉儷之重焉
十六年丁巳三十六歲
十七年戊午三十七歲
一湘曉公舉鴻博辭不就
一按茶餘客話冢宰郝恭定薦之貽友人詩云少

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爭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洛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鄰人以是知其不出山矣

弟恕可舉京兆試

十八年己未三十八歲

五月奉

勅修明史

按先正事畧封公于明代人物能纚舉其世系

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

茶餘客話文貞公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總裁明史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十九年庚申三十九歲

五月以進講稱

旨加詹事銜

按先正事畧十九年進講 乾清宮 上

問理學之名始于宋否公奏道理自在人心宋

儒講辨加詳耳 上曰日用尋常無非此

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甚

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眞理學也

按東華錄事在二十二年

六月升侍講學士冬

賜貂裘朝服

按行述每歲上元後一日必輒　御饌一

筵送至邸第拜　賜於家以爲常　池北

偶談康熙十九年以　御書手卷

賜侍講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二十年辛酉四十歲

三月遷內閣學士

按行述內閣學士缺開列諸應升者名以上

上問大學士皆以簡在　聖衷對

上舉公名曰學問既博人品亦極優卿等

云何皆對曰誠加　聖諭　上曰開

列諸人皆不可及可即補內閣學士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一歲

正月隨

駕往盛京謁
陵
按行述正月　上以逆藩盡平將謁
福陵告成功元夕前一日　召滿漢大
臣　賜宴　中和殿復宴諸漢大臣于
乾清宮　命掌院學士澤州陳公學士桐
城張公及公傳　諭諸臣倣漢柏梁體
上倡首句諸臣依次賡和為七言古詩一

章以志太平盛事公遂奉　命隨

駕往　盛京　按公集有遊遼陽千頂山記

充　經筵講官　九月充　殿試讀卷官 按行述公充

殿試讀卷凡五次　十月教習庶吉士　奉

敕修平定三逆方畧

按行述　三朝國史　大清會典　大清

一統志　平定朔漠方畧　政治典

訓　治河方畧公俱奉　命爲總裁

官其他館局所纂之書悉　命公裁酌佩

文韻府則公親自採輯補原纂所未備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二歲

五月調翰林院掌教學士　九月隨

駕幸五台　十二月遷禮部右侍郎

按行述公居禮部研覆典章準酌今古御史李

時謙請行禘祭之禮公博引前代故事而折其

中謂成周之制與今異宜請罷其議詞臣曹禾

請　上封禪公言書稱舜燔柴岱宗非封
禪司馬相如引管仲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郎
許懋極詆其妄朱子綱目是之史記秦皇漢武
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眞宗皆嘗行此爲後
世所譏封禪不應經義宜罷勿論　詔
可按此二事未詳何年以其皆在禮部時事
謹附於此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三歲

二月轉禮部左侍郎　八月湘曉公卒於家
上遣內閣學士王鴻緒至邸寓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旋歸里値
上南巡駐蹕揚州公伏謁舟次特
賜召見
按行述　上見公體貌羸瘠温諭
加意調理復　命侍講學士高士奇傳
旨家有大故　諭免遠送並

頒賜　御前餅餌三器

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四歲

二月由分守江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父祭文

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五歲

二十六年丁卯四十六歲

二月服闋即家起

授刑部尚書入京供職　子逸少舉鄉試

二十七年戊辰四十七歲
轉兵部尚書　五月奉
命勘視河工八月還京
按先正事畧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開
塞支河口爲中河留水　仁皇帝命公偕
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
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
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瀟託故推諉也公

叩頭領　訓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之壩請議處比公至即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遺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説非也海口岸寛二三里河流入海絶無阻滞諸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

逼近黃河既不可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
河及駱馬湖之水謹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
有衝決舊河之處請　勅河臣增建減水
壩相時宣洩則中河舟楫可以常通其支河口
應如開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入均如所議

十二月奉
命往浙查辦事件

按行述浙江巡撫金鋐奏民杜光遇等訐控兵

丁害民十款　上命公偕大司空蘇公赫
往浙察審比至而光迴等姓名皆詭託無其人
所列款又絕無左證且奏內多誹謗語公按律
奏擬
轉禮部尚書　孫廸生逸少出康熙癸巳舉人後官陝西榆林知府
二十八年己巳四十八歲
正月自浙還值
上閱河南巡於蘇州復

命

按　國史傳覆奏查無杜光遇其人撫臣金鋐

揑造虛欵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會情罪非輕

應按律問罪　按行迹云於郯城復　命

國史傳及東華錄均云在蘇州今從之

奏事畢即

命從行

按行迹至鎮江南門　御騎由家門

上問公幾子有在家者否公對曰臣二子長
逸少從臣在京邸次思默跪迎道左者是
上顧思默曰爾讀書否年幾何思默具以對
是時公母家居公往浙及還又隨　駕再
往還獲覲省者數四里人以爲榮
三月至淮安
命與諸臣會議中河事尋扈蹕還京　充律例館總
裁見　大清
律例序

按行述公嘗曰律例一書生民性命職官考成
所係不可不盡心於是句字酌劑更定輕重之
比凡若干條刑書乃畫一

二十九年庚午四十九歲

六月

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按行述公自講幄受知爲學士諸臣奏章有重
大者 上即手授公命加票擬公從諸元

老後執筆逡巡諸公多指目公者一日在閣政府皆退諸學士亦退獨李文勤在座揖公使登己座公惶悚却避文勤曰君何讓焉旦夕即君座耳

三十年辛未五十歲

充會試總裁按是科爲公副者安溪李文貞澤州陳文貞新城王文簡也榜首張瑗

何太夫人至京師明年旋里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一歲

四月

賜遊玉泉山　暢春園

按公集有記惟不言爲某年事但云四月初四日　召大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同遊暢春園今按伊某者伊桑阿阿某者阿蘭太王某者王熙張某者卽公自稱公集王文靖墓志銘所謂　暢春園賞花泛舟皆得隨公之後是也攷公與伊阿王三公同爲大學士自康熙

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止以後阿公遂卒此八年中據東華錄惟三十一年四月幸玉泉山故定爲是年之事

十二月奉

命閱河工

按行述先是總河靳文襄公嘗請于高家堰旁建重堤以防淮水之漬 上之閱高堰也

命隨行諸臣詳觀形勢 諭曰重堤斷不

可用語云日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湖水告瀚
加此若老堤不堅雖有重堤何益靳輔與人[illegible]
氣故爲此舉不待知者而知其非也又
諭曰高堰堤頗堅厚人言堤工單薄不足信因
問公曰自此以前俱與此堤相同否公奏云與
此堤無異但此係石工過石盡頭處卽用排椿
無石工蓋因地勢稍高故從來不甃石耳及是
靳公又題請加增運料小河堤岸以固堤堰閉

張莊運口建石閘于中別後小河加高遥堤以
保運道　上問公所見如何公奏云靳輔
因重堤不允所請又欲加運料河堤其實高堰
一帶所恃全在老堤今老堤尚固可以無虞疏
下九卿會議俱請如輔言　上復于批本
時　諭曰朕觀運料小河築堤全無用豈
有高堰不固專恃此小堤可以堵禦淮水者不
若仍加修高堰之堤期于永遠堅固為有濟于

實事可遣大臣會同往視其中河張庄運口築
堤建閘着河臣將工費估計明白題到再議閣
擬甫入　旨下工部開列部院堂官職名
以請　上以閱視高堤須用舊時閱河之
人故有公與圖公偕往之　命

三十二年癸未五十二歲

正月還京繪圖以進

按行述　上御暢春園澹甯居

召公與圖公俱前問河事如何公與圖公同
奏云近年河道俱已安流但去年黃水甚大淮
水不能遄行因而較往年水高數尺若黃淮之
水一時並長則勢爲極險加修實屬要著如靳
輔等所云運料河堤加高眞無益也　上
曰加此堤果無益耶公又奏湖水面尚高于此
堤數尺雖加至二三尺之高高堰若潰亦必不能
禦其爲無益甚明　上曰固知如是公因

以所議本進　上取閱一覽至竟即稱善曰爾等所議甚當又命取圖展閱　上一一垂問公因指圖奏云此爲仲家閘此爲閻家閘今議另增二閘以備蓄洩　上問欲涉何水圖公奏云若中河水小則閉之水大則洩入黃河公又奏中河見在刷寬靳輔之意猶恐不足容水今欲將夾河深濬是增築一河以防意外之意　上曰防意外亦甚善公又奏

張庄運口水極深不便置閘河臣議于舊口下
二三里建閘取其土堅可以興造　上深
是之　國史傳　上問宿遷一帶民
生若何公奏小民沐　聖主憂勤甚爲得
所　上欣悅公又奏高家堰一帶河工惟
史家刮周橋最爲衝要不急于此處重設提防
雖多築堤數重無益也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
一萬四百餘丈宜煩　聖慮飭河臣迅速

加築至三官廟諸口俟其篾纜垂朽改用石以期永久卽現在石工亦須加土擁護此今日河工急務也目今高家堰擬築小堤之處惟令河臣每屆歲修親勘情形題報可耳　上深以爲然

孫造生逸少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三歲

子逸少成進士

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五歲

二月隨

駕親征厄魯特

按行述 上親率大軍北征厄魯特

命公隨 駕四月初十日至科圖營有

旨令漢諸臣從行者留此以待旋師公

堅請從至擒胡山 上駐馬觀明永樂間

舊蹟　命公詳視之有石拔地數尺刻銘
紀功乃永樂八年成祖北征過此所刻學士胡
唐書載金幼孜北征錄者也公因奏明祖所征
乃元殘孽追勦易爲力今厄魯特方鴟張
皇上誅討爲邊民除百世害自古帝王所未
有臣等從行至此復觀舊蹟不勝欣幸遂從
駕深入比賊奔敗　上曰漢官無隨
師者惟爾以大臣決意扈蹕堅確不移參贊機

密從行至此今大功已告成我君臣當舉手相
賀矣公頓首謝曰臣以儒生遭遇 皇上
神武獲覩巍巍之功今日之事當爲宗社萬世
太平賀不第一時奏凱告廟已也 按公弟仕
可是時參贊總統于公戎幕亦同出塞見潤故
六月還京 九月隨
駕幸歸化城
按行述是時噶爾丹敗北其兒子丹濟喇輸款

納降 上聞其將至幸歸化城以待之九
月公進擬拖諾山勒石恭紀 聖武神功
碑文並鐃歌曲三十章復請隨 駕
上命公從行抵宣化府 上命大學士
阿文清公傳 諭曰天氣甚寒不必隨出
口外至右衛以俟有事則召可也公請從內地
至右衛從右衛往歸化城 上復諭曰彼
處無一漢人可毋往公復力請曰臣隨

爲道來原不避寒暑蒙　聖恩垂念不耐
嚴寒命從內地赴右衛此誠　皇上曲體
臣下之仁臣敢不祗遵但既至右衛豈有不赴
歸化城隨　駕之理計　上至彼駐
蹕時臣亦當至行在所　上從公請隨
命取公衣帽觀之大笑曰此足禦寒耶頃
之以　御用狐皮煖帽貂皮大裘狐皮小
套黑狐皮領　賜公且傳　諭云此

帽前在 暢春園往來出入用之總不透風黑
狐領甚煖得此可以禦口外嚴寒矣隨又以
御用套襪煖靴一雙 頒賜傳
諭云靴勿嫌舊此靴雖似稍大而以煖襪套
用大小皆宜甚適用也是時方隆冬 上
爲天下計蒙犯霜雪於窮途絕塞而心念公特
甚膳食之珍美者瓜蔬之新鮮者無一不賚且
令內侍省被褥問寒否 上駐蹕野外則

令公駐民房毋露宿至于內地　上心始

釋君臣相遇如家人父子然

十二月還京　子思默舉鄉試　孫邃生思默出

三十六年丁丑五十六歲

二月隨

駕幸甯夏

按行述　上由延綏往甯夏初噶爾丹之

敗走也部衆知其獲罪天朝無倖存理大兵至

恐玉石不分多內擕擒其子色不騰巴爾朱爾
以獻噶爾丹窮蹙計無復之　上在達喇
布龍駐營有將軍奏章及丹濟喇上章言噶爾
丹于閏三月十三日死部眾皆四走丹濟喇擕
噶爾丹尸來伏候進止　上顧語諸臣曰
自此邊境永無事矣復顧公曰爾漢人三次從
出征亦不虛此行矣公奏曰　皇上如天
之福臣亦被有殊榮尋進擬勒石狼居胥山恭

紀　聖武神功碑文

五月還京　六月充平定朔漠方畧正總裁

十二月乞假三月歸省

詔賜公母何太夫人

御書金剛經五部

三十七年戊寅五十七歲

三月奉何太夫人至京師　六月何太夫人卒

上遣內閣學士布泰徐嘉炎至邸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並
御書松蔭堂額爲公母身後光
七月回籍　十二月由分守常鎮道領到
諭祭公母祭文
三十八年己卯五十八歲
上南巡公迎
駕萬家莊
按行述時多議開海口者　上問公治水

當何如公奏曰愚民不知何事但望專治下河
罷開海口其實上河不治雖開海口無益
上曰此言甚是朕意亦以爲當治上河公又
奏曰目前黃水倒灌湖水東洩其病全在上流
則治水當有次第　上首肯之
扈蹕至江寧尋至京口
按公集有　駕幸江寧紀　恩碑記
又有扈蹕江天寺謝　恩疏

五月隨

駕至鄭家口奏辭回籍守制

按李來泰文貞公傳往有遊京口歸者語予云僕闖入張園門徑清幽寂無人聲漸近書舍遥見一翁衣白布袍危坐手一卷書旁無侍者僕遽返尋園丁問之曰即相公也蓋是時方宅何太夫人之憂云　行述卯辰之間江東旱荒守令禱不效公方讀禮春田父老相率走請一禱

祈以活吾民公謝不得則就墓旁小阜白衣冠

四面拜不兩日雨大降

三十九年庚辰五十九歲

按 國史傳及行述皆云是年冬 詔促

入京據東華錄起復大學士張玉書在四十年

讀公集謝 恩並報起程疏云臣今年已

六十又公集徐公壽序云憶辛巳冬被

命召對 上問江南吏治民風甚悉云云

據此入京確爲四十年事　國史傳及行述皆誤也

四十年辛巳六十歲

十月

詔促公來京照舊辦事十一月入京

按先正事畧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　旨諭河臣云

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尚大高家堰俱

爲河水所侵如此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
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高下爲驗今聞洪澤
湖之水比甲子年尚高數尺可見河身未刷深
恐高堰之堤過此以往未可知也按　國史
傳是年有扈從南巡之事攷是年　聖祖
並未南巡史傳所紀乃四十四年事而誤屬於
是年也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一歲

五月

賜羣臣

御書公得三幅率羣臣上表謝

恩疏存集中　十月扈蹕至德州尋還京　按是年聖祖南巡閱河至德州因皇子允礽病而返　十二月弟玉禾卒

按潤故玉禾司訓頻上値荒歲士多不能自給

乃捐貲傾助士得守其舊業賴人謳恩不絕因

父母年高援例京職需次家君兩浙制府于公

聘修通志辭不就侍郎尹公奏聘入會典館
纂修積勞成疾卒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二歲
正月扈蹕南
廵至浙三月還京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三歲
奉
敕修佩文韻府

四十四年乙酉六十四歲

正月子思黙卒　二月扈蹕南

巡

案　國史傳扈從　聖駕南巡　賜

銀千兩並　皇輿表等物四月　駐蹕蘇州府

命偕學士揆敘考試諸郡舉貢生員閱

卷呈　覽得汪來泰等五十三人等　駐

蹕江寧府又偕揆敘等閱卷呈　覽得錢

榮世等五人及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
前去京口不遠臣之敝廬在焉苦城中無駐
翠華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御
蹕入城懇請行幸江天寺多留數日與
親臨鐵甕城無異也得旨張玉書懇求
敦切姑再留一日後日起行閏四月初一日于
寶塔灣行在賜宸翰一幅行述十
上駐蹕青口巡視高堰命公與澤州

陳公肩輿以行公至關壯繆廟中出河圖與澤
州共閱因爲陳公言新堤高舊堤丈許三十一
年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
水倒灌以致湖底淤墊如此六壩一時不能刷
深非加築堤不能禦湖水之漲此高廣堤岸爲
救時急務也是時河臣遵　上方畧築堤
閉壩黃河已深通　駕至惠濟祠觀挑水
壩從官環列　上曰黃河泛漲衆人立處

皆是黃河今淸水直抵此此處實爲可喜故朕每次閱河必欲到此一觀公因奏三十八年以前波濤洶涌此地爲至險今日竟爲淸水所逼河勢至此可稱成功　上因與公言及向年自甯夏道黃河中其水險視此相上下蓋惟公從至朔塞泝黃河之上流而黃淮先後十餘年情形亦惟公預聞其本末故　上南巡必命從行語河事必以相告云

四月還京

四十五年丙戌六十五歲

九月孫遜卒

四十六年丁亥六十六歲

正月扈蹕南

廵閱河

案國史傳河臣張鵬翮奏請開溜淮套河恭

請聖駕親臨相度御舟泊清河

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竿
之處多屬民塚非掘塚不能開濬　上側
然乃　召見河臣極斥其請開溜淮套河
之非張鵬翮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
白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流之議策之善也不
若別作壩引汶水逼漕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
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　上善其言
分甘餘話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

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驌所著繹史命
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板明年令人齎白金二
百兩至本籍購板進入　內府
二月弟與可卒　五月還京　九月弟仕可卒
案潤故仕可砥礪名節不妄交一人不妄投一
刺任刑部郎中圭稿明斷詳實多所平反噶爾
丹跳梁　聖駕親征仕可參贊總統于公
戎幕奏章出其手督學河南與其尊人從先踵

武士林以爲美談奉湯文正崇祀鄉賢錄其孫

于州庠

四十七年戊子六十七歲

五月扈蹕塞外

賜遊化育溝後苑又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六月至熱河

賜遊熱河後苑公集俱有記　九月還京

四十八年己丑六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六十九歲

五月以疾乞休

温旨慰留遣　御醫診視

賜珍藥

案行述公卧疾　上遣　御醫劉聲芳診

視漸有功效六月中奏摺請　安行在

上手批問公病狀令用藥留心時公已上

章乞休因奏言臣卧病兩月步履仍艱如此衰

頹必誤趨直臣年六十有九理當引退在閣中前後十八年分當知止謹已具疏瀆陳乞准休致 上手批報云卿在閣多年凡事小心朝中老臣不覺漸少朕實傷心也還當調理得法數月之內自然全愈故不准告辭 諭旨回丞扶病跪拜且感且泣自是不敢言歸矣

八月赴閣辦事

五十年辛卯七十歲

正四月扈蹕至熱河　五月疾作十七日公薨
案行述四月　上將避暑公念塞外高涼
水泉潔淸出口數月當陡健堅請隨駕
上重違公意　命從行抵熱河五
月初九體不甯猶治事明日憊甚　上諭
好生調理珍藥鮮果頒賚疊至十七日漸劇
上命大學士溫公偕從　駕諸詞臣
詣榻前省視復　命內侍傳旨曰卿思家

欲回京否公伏枕叩頭曰　皇上聖恩感
戴不盡無所思也
上聞大痛惜
賜帑金千兩治喪
御賜輓章碑文
遣皇三子誠親王奠茶贈太子太保謚文貞
案行述　上命温公傳　旨云張玉
書勤勞王事偶然患病不意至此聞其家甚淡

薄給銀一千兩治喪此地不必動用衣衾棺槨
皆內府置辦悉視南方殮禮應用物件俱着于
監督處取用及殮遣內大臣省視且令隨
駕滿漢九卿畢集乃殮復遣內務府員外護
喪還京邸　御製輓詩一首傳示九卿喪
車至京　皇三子誠親王奉　命詣奠茶
酒行三叩禮子逸少出口謝　恩乞
手書所賜輓詩建碑墓隧　上令逸少

少傒　親灑宸翰以賜之

葬丹陽尤區村

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純廟六次南巡俱遣官致祭

裔孫張藻文校刋

徐德潤

鄉後學嚴家新參校

丁達福

辛丑秋嚴子棟臣謀印先相國文貞公集屬藻點勘

且曰公相業彪炳事在史官其他名公卿之譔著亦

往往有述公言行者顧原集未載傳誌茲所增輯僅

得邑乘一傳輔竊憾之君倘蘄述祖德輯傳狀碑誌

爲一編附刻集後亦一盛舉也藻不文媿無以應刻

將蕆適柳子翼謀自金陵歸盛稱丁君秀甫所輯年

譜不置藻聞而大喜亟浼翼謀索其稿旣受而讀之

則凡公之勳閥事蹟犖犖大者悉具于是闇且斟考

本傳行述之同異而折衷之其有功于公甚偉集既梓不可無年譜以輔之爰質諸棟臣以償前責續一卷於集後是役也柳君作合之徐君子章贊成之稾幸從二三君子獲觀集與譜合刻藉免籍談之譏殆公之餘澤有以大佑我後人而俾二三君子司其契也工既竣謹書其緣始以誌弗諼是歲冬十二月裔孫藻文謹識